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
岳阳文学作品精选

小说卷（下）

岳阳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下)

策 划:吴东明

主 编:陈亚先

执行编辑:杨凭墙 冷述冬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岳阳印刷厂印刷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125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5404—2701—9
1·1929(全套四册) 定价:198.00 元

小说卷·下

目录

(以作者出生年月为序)

刘 恪 1953 年 11 月出生

红帆船(中篇) 1

原载《十月》1990 年第 2 期,《小说月报》1990 年第 9 期、
《中篇小说选刊》1991 年第 1 期选载,入选《1990 年小说
选》。

博物馆(短篇) 108

原载《芳草》2002 年第 7 期,《中华文学选刊》2002 年第 12
期选载,获芳草文学奖小说一等奖。

刘祖保 1953 年 11 月出生

清明有雾(短篇) 128

原载《当代作家》1999 年第 3 期。

尹学德 1954 年 6 月出生

飞旋的色彩(短篇) 139

原载《湖南文学》1988 年第 3 期。

李望生	1955 年 6 月出生	
钓者丁三(短篇)		151
原载《当代作家》1999 年第 5 期。		
孟大鸣	1958 年 2 月出生	
水波(短篇)		157
原载《文学月报》1986 年第 9 期。		
沈继安	1958 年 8 月出生	
酒星(中篇)		167
原载《当代》1996 年第 2 期。		
李满戈	1958 年 11 月出生	
山高水更长(短篇)		209
原载《人民文学》2002 年第 2 期增刊。		
彭东明	1960 年 12 月出生	
故乡(中篇)		220
原载《湖南文学》1987 年第 9 期,《小说选刊》1987 年第 12 期选载。		
秋天(中篇)		275
原载《中国作家》1996 年第 2 期,《小说选刊》1996 年第 5 期选载。		
陈启文	1962 年 6 月出生	
颠覆(中篇)		323
原载《十月》2001 年第 3 期,《中篇小说选刊》2001 年第 4 期选载,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编的《2001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仿佛有风(中篇)		378
原载《十月》2002 年第 5 期,《小说选刊》2002 年第 11 期、		

《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选载,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社主编的《2002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陈 瑶 1968年2月出生

小可(中篇) 424

原载《小说界》2000年第6期头条。

熊 棕 1969年6月出生

夜街上的三轮车(中篇) 483

原载《雨花》2002年第3期,《小说选刊》2002年第6期选载,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社主编的《2002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万迎元 1972年1月出生

陆城故事(中篇) 521

原载《湖南文学》1994年第8期头条。

沈 念 1979年1月出生

黑暗的回声(短篇) 546

原载《莽原》2003年第6期。

附:长篇小说选目 572

红 帆 船

刘 恪

宣统三年。

据旧辈人讲，闰六月的年份都不好过日子，那年正好闰六月，中国那年又恰好是多事的一年，乡村也就难得有太平时节。

长江，自夷陵上溯流陵数百里属川江地段，山高路远，水急滩险。泱泱流凌如丝如带，把黑道与白道的人都纠缠在这神秘的峡江里，太平年月一早一晚江上船家都是靠岸泊湾的，遇上这多事的岁月人迹就更少了。隔日，便是六月六，这是长江传统的“祭江”日，各帮各派各码头都准备纸钱、牺牲，给龙王爷叩头下跪……

天薄黄昏，惟有一艘红色的帆船溯江而上，驶向空舸崖。

山静静，船静静，一切都在无声地运动。顺风逆流行船只有迴波扑打着船头，撕碎的浪花鱼跃式翻上甲板舔着罩驼子的脚，他是这艘红帆船的驾长，也是这数百里峡江的领水，他像一个弯曲的虾勾着船头，口里不时崩出极简单的只有船夫能听懂的音乐像生硬的石子弹在石壁上。甲板上，横竖成行的共六对推桡人，一仰一伏成扇形摇橹推桡，黑红的脊背上水晶珠喇叭叭嗒往下滑，砸在船板上。六对推桡人像一部机器，划一而动，一动一响，吭唷吭唷，中间哪怕有一个人分神减力也会影响整个推桡的力量，船速就会随之减慢……旁边有人给桡夫子擦汗，稍一停，罩驼子手中的篾丝索就

飞过去，叭一声，背上便是一道紫红色的血痕烙在肩胛，“覃驼子，我日你亲娘——”话没说完，叭又一声过去，嘴边渗出鲜血，一切又无语了。

覃驼子是个魔鬼，可有船就得有他。

江是船的陆地，他是船的桅帆！

血色暮霞，牢笼大地，峡江两岸的悬崖活似鹰鸢的翅膀沉重地垂下来厚厚地压在覃驼子的心上，不时船从一线天的悬壁夹隙中冲过，头上感觉的是大雕拼搏俯冲而下在江滩撞击的一瞬，开合之际皮绽骨折碧血迸溅，褚红的雾霭弥漫泛化，死亡沉入泥沙，生存浮于苍穹；一只带血的鹰雕衔着浮云凝然不动，晚霞把那个带血的阴影钉在船上，桅帆太高似乎在嘶啾嘶啾地解剖天体，帆篷鼓得太满像女人腆出的大肚子，上面缀着长条长条红褐色的块面拼凑出一个隐隐的谁也没曾注意的八卦图案，长风把这幅图对旋成一个个神秘莫测的红涡，霞光更为凝滞颜色更为厚重，船头正牵着一川惨红的江水，泛起的波涛鲜活是那杀猪屠刀抽走而喷口冒着黑紫黑紫血酱，惟有一个一个透明的泡泡，蛤蟆眼一样的鼓出，腥味与颜色浓浓的泥着嗓眼，“咚”，破灭一个血泡无声处又涌出无数血泡，这血泡鼓得覃驼子的眼睛涨满了非人非物的大海，似乎浪丛里全翻动的是黑色的眼睛。抑或是刚从女人那地方拉出的婴儿的手脚，他浑身都在躁动中，心的血潮涌得四肢颤动……

血一样的长江，血一样的人，还有血一样的红帆船！

红帆船尾部是篷舱，舱门合得严严实实，没一丝动静。船启航舱门便关上，一直没开。门，关闭了一个谜！

龙老板带着家眷躲在谜里。

昨日，覃驼子在夷陵市的小巷找了吕半仙替龙老板占了一卦：䷧下震上坤，上六：迷复……吕半仙不肯解卦睁着小眼把覃驼子看了半天，想了半天，“你还是为自己占一卦吧！”这话把覃驼子惊得

大眼瞪小眼：我没吱声，吕半仙咋得知我替别人占卦？后来覃驼子自己占了一卦：☵坎下离上未济亨小孤汽济濡其尾……吕半仙算命占卦素来爽直，可这次沉吟不语把眼睛从金丝框后翻出来把覃驼子瞟了又瞟嘴里叽叽咕咕：盈亏有数，虚实不兼，强者不占天意，弱者不贪地利，独豕难封穴，人上忌带点……覃驼子自然无法索解奥妙，快快回船劝老板另选吉日返程，龙老板定要六月六前赶回蛰龙镇主持江祭。按说行船起止全凭领水定夺，可龙老板对覃驼子有再生之恩。启航后覃驼子格外小心，对船夫格外凶狠，眼睛像鹰一般向两岸清扫，悬崖凹凸，山势起伏，或幽谷沟壑，或榛莽荆棘，或巉岩峭石，仿佛一叶一石一木一峰都潜藏着一种巨大的恐怖与神秘……

云天静静，江水也静静。那种特别沉重的气氛压在每个船夫的心里，似乎天体间的颜色在峡江里融铸成火红色的烙铁炙在那黧黑的皮肤，咝咝地冒着蓝色的烟尘而雕塑的骨骼纹丝不动，只有侧岸老鹰崖上“唔——哇”的惨叫从草木里挤出，听得你头皮发麻心就像鱼钩扯了一下。闯江人素来胆大寄生死于暗礁与潜流，可忍受不了这般死寂。头桨吆起了号子，覃驼子本想制止，可那种沉闷也似乎要挤碎他的骨头。他没吱声，一阵低沉而雄浑的声音从船上荡起砸在混浊的江浪里，溅起的水珠催化成一股气势，把着岸石的折皱直薄遥远的云天，缓缓地向天际与地沿的隙缝蠕动……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嗨哟——

哟哦嘿咗——

哟哦嘿——哟哦嘿——

啾哟哦——

哟哦嗨/哟哦/嗨
哟哦嗨/哟哦/嗨
嗨伊挫/嗨/嗨伊挫/嗨
吆喝哟吨/吆喝
挫嗨挫

号子把那些船夫的心搅动了，沉积的渣屑和泡旋上沙砾耸动，心潮和江流此起彼伏咆哮奔腾，江潮如带悠悠地掠过江岸在大江水表绕成无数旋涡倏忽扎入河床在雨后春笋般的石礁丛中肆无忌惮地镂刻江的铭文和历史的图案，然后翻起一股飞升的力量聚成水的山峰与峡谷，积攒了水族全部的内劲摧枯拉朽地狠狠抓着两岸石壁，“轰轰”数声和整体撕成碎末咬得礁石也吱吱地呻吟在沉重的颤抖之中，把恐惧与暴力传染给沿江的一草一木……

船在疾速地向前闯，橈子吃水哗哗地搅破一匹匹混黄而惨红的水衣，后舱依然是那么安静，舱门还关着，龙老板和内眷缩在里面。龙家是大族，龙老板是龙族的族长，他的生意是蜚龙镇最大的，有自家的店铺和船队，出峡是生漆、药材、柑桔，返程则是布匹、食盐、砂糖，还有五金百货，上溯重庆下抵汉口都有他的生意。红帆船满载一船货物中舱都已高过人头，用朱砂漆刷过的帆布严严实实地捂着，活似一座血红的大坟墓而桅杆是它的红幡！

覃驼子依然不敢放松督着橈夫子攒劲划船，船进空艄崖，绞滩站多给几块大洋也还顺当，过滩后钻过狭长如铁棺材样的峡，覃驼子怕是生平第一次最认真地在船的左右盘旋，眼睛睁得发亮。他觉得这次闯峡似乎比往日一年还漫长，他提着气心在迷茫混沌中极力地梳理一种东西，幽暗的峡谷昏昏惨惨中冷风刮得骨头渣子窸窣地响，他的脑子一片黯然渐渐地觉着眼球上飘着一条白带子极其分明，红帆船在萎缩、萎缩，最后是一个红色的蚂蚁在白带子

上逼真地蠕动，他手脚全凭一种感觉拨动着那红蚂蚁顺着白带子爬行，只要不偏离白带子，红帆船便在向前。覃驼子在川江领航数十年，极险处他都是这样赶着红蚂蚁爬过长长白带子，也怪！数十年竟无一次事故，不过，人世间任何人也不知晓他这段心中的奥秘！

船自然过了空舸崖，覃驼子这才吁了口气，按龙老板的意思趁天黑前赶过鲤鱼滩，争取次日赶到蛰龙镇。船不泊桨不停，覃驼子船头也忍不住敞开了嗓门：

嘿哟，哟——嘞——
嘿哟嗨嘿哟/嘿哟，哟
嘿哟嗨哩哟/嘿哟，挫
哟哦哟吔——
哟哦哟哟——

川江的号子是覃驼子的也是船夫的，一人领起众人复调，有分有合有强有弱，长句领起，短句应合。覃驼子的号子如他的血液运行得悠远绵长，江风把他的情绪鼓得满满的，号音顺着红帆爬上桅杆碰撞着两岸山峰，铿锵有力“啞啞”传响，飞越峡谷回荡苍穹……

嗨哟哟吔/嗨哟伊吔
哟嗨——哟嗨
吆嗟嗨哟/吆嗟嗨哟
哟吔——哟吔
嘿哟/嘿挫/嘿哟/嘿挫
嗨嗨/嗨/嗨
哟——咋/哟——咋

嘿/嘿/嘿

号出唇口与丛林芬芳和鸟兽声音混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势搅动着峡江与水息交融着，山泽水莽与山外山天外天交相呼应，号子包容了人与自然裹挟着江流与帆船在起起伏伏的峡谷里宛如无数雄狮咆哮冲撞然后跌入大海的波涛化成弥漫的云雾搅动着日月星辰，这也许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壮观！覃驼子或许感受到了但绝对表达不了。

覃驼子是天生地养的，从晓得有这个世界开始就不明白自己的父母是谁，惟一的记忆是他那年冬天从山林里走出来在蛰龙镇找饭吃，冰天雪地中被野狗咬伤，饿倒在龙老板的商行被龙老板救了并收养了他。他十来岁就在龙家的船队里混，大了也就离不开龙家那艘红帆船。岁月晃晃悠悠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号子也不知喊了多少年，龙老板是他的再生父母，红帆船就是他的家。

船到鲤鱼滩，两崖悬壁，气势肃森，江流在这里七回八折像一溜折叠的屏风，江中暗礁像丛林一般，船则绕江南侧擦悬崖而行，岸上有人则可飞身一跃直入船舱，如果横江拉根“二心潭”的箴缆便无一船过关，所以船家大忌在空舸崖，商家大忌在鲤鱼滩。又云：为船难过空舸崖，为人难过鲤鱼滩。覃驼子的眼睛在江面直溜，突然，嘴唇一碰挤出几个字：“完尿，日牯的！”江心绷着“二心潭”，若是轻舟覃驼子还可砍断桅帆钻过去，那也得顺流而下，逆水行舟又是载重的货船，无论如何也没法子，就是有安全斧斫断缆绳也是没用的，两岸早已是天罗地网了。果然，一声吆喝，草丛里、礁石后一排排红衣人钻出，这又不知是哪路土匪。船工们倒显得轻松了一个个横枕在船上看热闹，他们在江上土匪看多了，摸到了土匪规矩。

“吱——”一阵破空之声，一支飞镖扎在桅杆顶部，把升帆的主

纲给扎断了。硕大的帆篷“嘶溜”一声委顿了，滑在甲板上，一声尖利的口哨，红衣人纷纷跃上船甲板，他们在岸上水上都是行家里手，立马抛锚，搭上跳板，然后上来小队人，看模样里边有领头的。中间有一个人一抬头望望桅杆手一招，“砰”的一声铁器碰撞，顺桅杆掉下两把飞镖，那人身子一闪只见红衣飘动在几丈高处把两把飞镖悄无声息的收走了，然后问：“哪个是当家的？”

“我，是我！”覃驼子怕桡夫子插话坏事，很快迎上去。

“娘的，都站不直个样，能当老板，要戏耍爷们？”

“嘿，不敢，只要有事我能当家的！”

“借你这船货！”

“用得着只管挑好的！”覃驼子大气的说。

“还要带响的！”

“嘿，大洋都换了这船货，哪会还有？！”

“弟兄们，搜搜看！”红衣人散在中舱和尾舱。

“嘿，嘿嘿，大爷，您说说数吧，我给凑。”

“三千大洋！”

“三千！”桡夫们都惊呆了。

“给一千，其余的你们挑货。”覃驼子明显的息事。这也算是宽的条件了。川江多长，土匪多众，不过匪与匪，匪与兵都相互拉扯着，每一号溜子都有自己的行规，而且极为严格，一般说来是以不杀生犯命，不打劫全部财物为准，双方也不结怨记仇，各自说个认可的数，讨价还价，不动刀枪各自息事。还有一客不犯二主，二客不夺一人的习惯，土匪一日只犯一主，这日便不再犯客；凡受犯的船家，头们便留下被劫标志，或一片柳叶，一帕黄绢，一品梅花，若这路川江再遇强人，只需出示标记，便不再遭劫，各匪之间也偶有分赃或济人于危难之中的义举，这怕也算作山泽野林中所谓的“强盗文明”。

可今天这伙强人上船怪怪的，并不急着抢钱夺物，在船上神秘秘地瞧，覃驼子这可犯难，不知道他们葫芦里的装的哪样药。这时，一个红衣人踢着了最粗长的撑篙，这根撑篙平素都不用的，一般是危难之际，几个人合力扛顶免使船只触礁，因帆篷溜下来把它打横在甲板上，那红衣人绊了一下回腿一勾居然没把长篙勾动，覃驼子忙笑着上前，“来，这是一根主篙，我把它拿到旁边。”覃驼子拿得谨慎，旁边桡夫子上来帮忙，覃驼子蹬了他一脚，“走开，一根竹杆还用得着帮手！”

这一切都让那收镖的头目看在眼里，走到覃驼子侧边用腿在覃驼子裆下一靠：“好功夫，在爷们眼里耍戏花花。”说完反手从背后抽出长刀，刀光闪出，竹篙哗啦剥离，一道银光回溅，竹篙里的现大洋咣咣唧唧响成一片散成一地。这头目也真了得，挥刀之间竟把这个竹节里的大洋般般齐地剁成两瓣。把一队人一船人看得眼花花儿的。覃驼子晓得坏事了，反倒沉住劲儿，“爷们，反正钱、货、人都在，想啥子办，就啥子办！”

“让你们老板说话！”头头眼睛四下一扫，几个红衣人在覃驼子脖子上用刀架了个“井”字，覃驼子把人拨开，“犯不着，杀我覃驼子一口刀够了。”船上的桡夫子也紧张起来了。这时，后舱哗啦开了，龙清云站在舱口。

“诸位兄弟，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钱货都有，要货带走，要钱不够我回镇再凑，隔日派人给你字号送去，都是喝一江水的手足，江头不见江尾见嘛！”龙清云的话清清亮亮说得这帮强人都怎么动。确实，几十年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场合都见过，什么人都拉过手，晓得在咋情势下该咋对待，今日的一伙强人似乎目的不明，有点胡搅蛮缠，甚至看得出他们的真正头目没出面，来头很足，看阵势得出血本，因而龙清云反显出高人一筹的爽快。

“龙老板，你也爽快，今日个钱货都不碍，只要拉人。”

“嘿嘿——看你，何不早说，你们看中哪个挑去都行，我一定替他包养家属。”他对船板上的船工一摊手。

“后舱的人出来！”头目吆喝，几个红衣人把少夫人扶出。少夫人像受惊的小白兔，眼睛水晶晶地闪动，怕是红衣的映照，白而红的脸更显得娇媚，把一船人看呆了。

“绑票！嘿，用不着，我龙清云也是一方头面人物，一言九鼎的男子汉。”龙清云这时有些紧张了。

“不是绑票，真正要人！”头目示意带人。

龙清云拉住少夫人，“不行，黑道白道的人我见多了，川江多长我的朋友多长，弟兄们不要欺人太甚，龙家也能陪你们兜几年圈子的。”他这话也不掺假，一个真正的川江头面人物确实三教九流都有朋友，势力也是盘根错节的。

哪知道这伙强人并不理会，倒是头目沉思了一下说：“要么，我们带孩崽走。”头目的话语也挺强硬。

这事怪了哉！龙清云明白，这事定有他的根由，而一时他又想不起哪个仇家能下这种黑手。半晌，龙清云转身进了后舱抱着儿子：“夫人不能带走，别的条件都可依！”龙清云的大度让满船人又吃惊又钦佩。可少夫人不干，哭喊着抢自己的儿子。这时红衣人已抱着娃崽上了跳板，覃驼子晓得少夫人最疼这个娃崽，失去他便是挖了她的心肝。覃驼子敏捷地窜过去，出其不意地夺过了孩子，这一巨变连龙清云也呆了。那头目反应极快，大刀往龙清云头上一架，“先把夫人拉上岸！”几个红衣人拥着少夫人上岸，然后头目单手从覃驼子手中抱过孩子，覃驼子见老板的生命在人的刀下，只好交出孩子来护老板，很快，红衣人向岸上退去，“你们带走娃崽该让少夫人上船！”覃驼子说。龙清云也在喊：“红莲，快，上船来呀！”龙清云这时什么也不顾死扭着那个头目。情势很危险，覃驼子悄悄从船舷提起安全斧，预备拦住那个头目。这时，跳板上两个红衣

人双刀交叉向覃驼子逼来。覃驼子拿斧头给硬顶住了，然后斧柄一仄，横着一扫，“扑哧！”两个人立步不稳掉到江里去了。岸上骚动了，有人往船上拥，覃驼子用力把长跳板一脚给蹬掉，跳板上的人和下元霄丸一样滚到水里，那头目一手抱着孩子，单刀向覃驼子劈来。覃驼子是个只有蛮力而不会格斗的人，覃驼子只好慢慢退到船舷，但刀锋已逼近他的头，这时一伙吓呆了的桡夫子蜂拥而上，头目见势不妙，回旋之中又用刀抵着龙清云，“你们一伙臭桡夫，想找死，快退下去。”人们又退到中舱，瞬间，覃驼子斧柄荡过来打着头目的腰眼上，但斧柄同时也被头目的刀锋削断，刀的惯力斜上跟着把覃驼子的那条胳膊削掉，龙老板双手死死把住那头目握刀的手，也仅仅是一小会儿，头目恼了，手刀一转劲儿刀尖向龙老板的下肢戳去，“哎呀”一声惨叫，龙清云倒在船的桅杆侧边。覃驼子这时不顾性命了拿着短斧向头目身上乱砍去，可这时岸上几个红衣人跃上甲板，截住了覃驼子，那头目一声长啸在船边一个鱼跃，腾空而上，在空中连翻几个筋头，平平稳稳地落在几丈远的礁石上，一手抱着孩子，随口一个哨音，船上的红衣人凶猛地逼近龙清云。少夫人在岸上大喊：“你们要杀人，我就在石上撞死。”一群红衣人都呆了，有个红衣人刀已从半空向龙清云劈去了，要收刀显然是不可能的了，突然，中桅一声炸响，轰然倒下，把那把刀叩飞了，碰上岸上岩石上，火花一闪，竟然，倒塌的中桅把红衣人砸死了，然而下面的龙清云安然无恙。岸上和船上都无声无息地站着，俄顷，那头目招了招手，一队红衣人拥着少夫人和娃崽走了。

岸上，只有些许残云覆盖着灌木丛，树叶沙沙地耸落了遍地铜钱，血色渐渐被青黛吞噬，几声清猿啼过之后，岩石与草木复归寂然。

船上，覃驼子忙着给龙老板包扎。所幸伤得不太重，桡夫子们七手八脚地忙着启航。仅仅是一个时辰的打击，龙清云变成了一

个痴痴迷迷的呆子。嘴里不停地念着：“驼子，赶快回镇，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红莲和娃崽救出来。”“老爷，你放心，能找回少夫人的。”

船重新启航，可红色的帆篷却没法升起了。

江岸的岩石凝固着寂寞与冷漠，只有江涛把声音叠印在无情的石纹之间，纵然荡溢千古的浪花也无法洗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平等与自由。山峰在暮色中慢慢融化浸润在遥远的天幕里，沿江是一条酱黄的长带绵延不断地向前向后无边无涯地拖拽着沉重的山影，西边极处红色还没死亡，云层中弥漫飘忽的紫褐似乎在千千万万个山头凝聚，袅袅婷婷的暮霭由红而黄而紫而灰不知从山头坠落还是由峡江升腾把整个一段山脉包容，只有山是峡江最好的证人，可是它也无法回答眼前发生而又重复了无数次的故事，是自然主宰人的命运，还是人主宰自然的命运。长江，长江也不回答，长江永远还是那么长，那样流。长江把这儿的一切都勾连，包括人与自然，包括极其幽深的山溪与大山林莽的折皱处，这时一片苍青中时隐时现地拉出一条由青而黛而灰而白的毛茸茸的狐狸尾巴，天与山、山与水，水与雾都在融合，色彩与光线在这儿搅拌使一切都无法和时空分解。惟有人与水的生命是相通的，以其物化形式和其精神形式构成博大宏伟的力量勾通历史与现实，把灵与肉和物与人聚凝成一个可观的实体。一切昨天都被今天代替，但一切直接现实只有明天……

明天是长江的节日：六月六。

一只受伤而带血的红帆船在等待明天！

第一章

蜚龙镇，南北朝时建镇，原属归乡县，亦称乐乡。古镇依山营构，屋檐相叠，户户勾连，临江一线是吊脚楼，背依长江而门户面